

秋天的行囊

秋风起,我们背起行囊,走入一片澄明。行囊沉甸甸的,里面有田间阡陌秋收的麦香,有山野里秋色的酣畅,有旅途中秋游的遐想,有枝头上秋实的味道,还有岁月沉淀的静好与生命成熟的宽广……

秋游 岁月沉淀的对话

秋赋湖滨

□夏锡生

秋实 时光酿造的甘醇

又见柿子红

□乔国山

秋色 天地点染的画卷

霜林醉

□甘武进

秋收 朝暮耕耘的成果

故乡的秋收戏

□王路



金秋时节,到湖滨去观赏赏月是很惬意的。从天长古城沿高邮湖长堤车行不到半小时,湖滨这个水乡小镇的秋光秋色,就会从云雾中出现在你面前。一泓盈盈的碧水,一座半圯的石桥,一处临河翘角的飞檐,一条石板横陈的小街,一座隐逸的古寺,一条伸入河中的石阶,一袭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,一景杨柳岸晓风残月……

小关虽小,素有“千秋第一关”之称,因为她凸显于湖滨一隅。沿古街长河可以上溯很远很远,最早的记录是秦始皇的重孙叫子婴,曾在这里开河治水,子婴死后,这里的人民为纪念他的功绩,还在小关街头建造了一座子婴庙。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为寻找美好时光,从湖东转到湖西这水乡小镇来观光,并在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:“甌社湖中有明月,淮南草木借光辉。故应剖蚌登王府,不若行沙弄夕晖。”

说来也巧,时隔不久,爱国诗人文天祥因出使元营而被扣留,后逃脱南归,经过此地,发现这一带农田易旱易涝,且交通极为不便,便写下了《过稽庄》(这里的原始庄名)一首:“小泊稽庄月正弦,庄官惊问是何船?今朝哨马湾头出,又在青山大路边。”
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这里的环境不错,只要一改“湾头出”直达“大路边”,水乡人家就会很快繁荣起来。遗憾的是时隔不久,黄淮决堤,这里成了一片汪洋,新的灾难又落在沿湖人民的头上。心系人民疾苦的明朝军事家、诗人于谦多次视察于此,督促并协助淮南节度使在这里筑堤修路、栽柳挡浪,以保障水陆通行。几年后,于谦再次登临天长,目睹湖滨出现了新的生机,便颇为自得地赋诗:“花带玄霜迥出尘,胆瓶斜插更精神。别来无限相思意,聊赠江南第一春。”这首诗虽有点

夸张,但情真意切,把天长与江南联系起来。自此以后,天长的文化的确实与江南结缘颇多,湖滨土生土长的戴状元所作的“一绿旋千红”之佳句,就是由江南才子袁枚在他的《随园诗话》中介绍给世人的。

改革开放以来,这里筑堤修路、开沟围田,田里种麦种稻,堤上种花插柳,围水养鱼养蟹,复滩养禽养鸟,在水乡人家就会很快繁荣起来。遗憾的是,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走出了一条致富之路,成为皖东大地一颗耀眼的明珠。

漫步湖滨街上,一步步融入古街的暮霭里,一步步走进历史旧梦深处,恍若隔世。雕窗含雨敛雾,绣窗引潮唤浪,楼阁临水而耸,亭榭寻波而卧,朱栏凌波而踞,琴宇攀峰而依。置身湖滨,于树间花影窥月,雨雾迷濛听荷,波光射岚时啜茗,霞落几案时泼墨。静穆的湖水,勾勒出胜影飘忽的幻象;清凉的红桥,流淌那一河易逝的

岁月。艳莲虽娇,以波为巢,银铃悦耳,终寄命于风。流连倏忽间,犹渔歌唱晚,或高歌,或清唱,由远渐近,由近渐远。或如金石相碰,又似皎月漏林,仿佛水荡风卷,又疑雨打残荷。其清激环绕河海之溪水,其悠扬胜古刹之洪钟,余音拂岸缠檐,过桥穿廊,仍萦绕不绝。这高邮湖畔的渔歌与金牛山下的《好一朵茉莉花》咏吟回环,珠联璧合,熔于一炉,吟唱和咏叹着天长人民英雄的情感,启迪着一个个后来者。

或许人们已经淡忘了子婴、孙觉、文天祥、于谦和戴状元在这里留下的画卷,以及为谋求这方土地发展的各界仁人志士在这里所洒下的汗水。然而这湖滨的秋水,这秋水的恩泽从更远更深的地方流淌过来,通过晓风,流过残月,永远流淌在生生不息的水乡人民的心中。

随手翻开德富芦花的《自然与人生》。当看到“秋,今日来了。芙蓉开了,寒蝉叫了……秋思已经弥漫天地了”这句话时,我仿佛被蜇了一下,再也坐不安稳了,想去看看秋色、听听秋声的欲望似溪流奔涌而出。

我走进了自然。“寒露不算冷,霜降变了天”,一夜风雨,霜降来了,气温骤降,露水凝结成霜,千里沃野上,霜絮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点点银光。极目四望,落叶萧萧,满径斑驳,空气中弥漫着金色的肃杀之气。

这是入冬的关口。大地显出了它的本色,漫山遍野尽显苍茫。“枯草霜花白,寒窗月影新。”寒霜,秋天晴朗的月夜出现了。秋晚,没有云彩,地面上

如同揭了散,被热很多,地面不多的水汽凝结,在溪边、桥间、树叶和泥土上,形成细微的冰针,成为六角形的霜花。

田野里,刚发芽的麦苗,钻出了泥土。早晨的薄霜,在阳光照射下,变成一颗颗露珠,挂在嫩绿麦苗的叶尖上。乡亲们忙碌着。“十月寒露接霜降,秋收秋种冬活忙,晚稻脱粒棉翻晒,精收细打妥收藏。”他们匆忙地去收获,又匆忙地去播种;看着遍地的白霜,想着来年的丰收,心里充满希望。

“霜降吃红柿,不会流鼻涕。”霜降前后,柿子完全成熟,皮薄、肉多、味鲜。人们认为此时吃柿子,冬天不会感冒、流鼻涕,不但可御寒保暖,还能补筋骨,是非常不错的霜降食品。

天真的小孩子对此深信不疑,自觉自愿而且津津有味地享受了。这样一个简单悠久或者有趣的习俗与历史,激活了人的味蕾,让吃柿子变得趣味盎然。

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百花凋零,唯独菊花却能在这一广寒肃杀的季节,迎风傲霜,群花怒放,飘香怡人,为这寒凉的季节增添了不少浪漫和温存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菊花傲然挺立,红的似火,粉的像霞,白的如雪,默默地绽放自己的美丽,让人发出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感慨。

枫树、黄栌树、乌桕树的叶子在秋霜的抚慰下,变成红黄色,漫山遍野,如火似锦,成为山野一道亮丽夺目的

风景,成为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道丰美的视觉大餐。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那一片片红,醉红了人的心房,渲染了流年的沧桑。捡拾一枚红透的叶片,轻轻握在掌心,静静望着那份润泽与柔美,宛若一颗剔透之心,悄悄诠释着岁月的美丽。

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冬至未至,霜先降,从满目金黄,到遍地枯黄,秋是一个容易引起人心底最柔软情感的季节。不过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,我们目送生命的离去,也迎来了生命的成长。大家无须伤悲:天愈寒,莫忘加衣;昼渐短,去赏秋光;夜渐长,好梦无忧……

清晨,独步在护城河堤上,一侧是散发着薄雾的河水,另一侧是错落有致的民居。忽见一串被秋日点亮的红灯笼,从一户人家的院墙探出脑袋,抖落飒飒秋韵,那正是金秋时节的柿子。此刻,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从护城河边飞回乡下庭院的那棵柿子树旁。

那年,村里一位大爷买了10多株幼苗分给邻里。可惜,其他人家的幼苗都“夭折”了,唯独我们家这棵在母亲的辛勤呵护下存活下来,或许是带着某种眷顾与偏爱。幼苗头顶着的几片薄薄叶片,幼嫩而倔强。经过阳光雨露五六年的滋养后,它慢慢把自己攒大,树干窜至三四米高,树冠也撑起一片浓荫。秋天到来,枝头迎来第一批果实,我欣喜若狂,如同添了一群小伙伴。

春天来了,休眠的嫩芽开始萌动,早晨的露水挂在叶尖,阳光穿过,把嫩叶镀成一枚枚翡翠,煞是好看。初夏到来,树叶阔大油亮,枝头开出黄白色的花骨朵,像风车叶一样撑开四瓣绿色的花萼,散发着草木的馥郁。它们不似桃花绚烂,也不如梨花奔放,只是怯怯地躲在叶腋处,像一枚枚害羞的小精灵,更像等待被点亮的小灯笼。一场风雨后,花瓣散落一地,给静谧的村庄添了一份诗意。

花朵凋谢后,枝头便挂满了小巧玲珑的嫩果,一些性子比较着急的,来不及成熟就坠落,树下摘菜的母亲看见了,便把这些“小疙瘩”捡起放在篮子里,就像收拾被我遗落的玩具一般。

秋风仿佛有支天然画笔,每天往柿子上着色,不见其变却日有所进。

柿子由深绿转橙黄,又转为朱红,一树柿子染醉了晚霞,也把院落装点得喜气洋洋。此刻的我,更喜欢站在树影里读书,字里行间仿佛流淌着柿子的甜香。我时也会仰头,不知疲倦地在浓密的树叶间寻找那些日渐成熟的果子,还用手指一点着数。

摘柿子自然是需要点仪式感的,母亲搬来竹梯子,架在树干上,她稳住梯子,我脚踩在横杠上,怯怯地爬上去摘,树叶簌簌作响,像是给我鼓掌。更高的枝头,是用手够不到的,母亲便会取出一根长竹竿,一端缠着铁环,下挂小网兜,她把网兜套在果子下方,轻轻一拉,果子便落入网兜。

刚摘的柿子生涩坚硬,不可即刻食用,母亲有独特的催熟法。她会吧把根蒂处的细枝轻轻拔掉,往下挖一个小圆孔,撒一小撮盐进去,像给这只果子作了一个甜蜜的约定。盐,就如同魔法师,几天时间就把柿子变得软糯透明,轻轻一捏,汁液便溢出来,“嘶溜”吸进嘴里,甜如蜂蜜,还带着一丝酒酿的香气。

采摘下来的果子岂能独享。母亲总会挑一些大的送给左邻右舍,让甜蜜敲响每一扇门。那些树顶处的果子,母亲常常留给忙碌的鸟儿们当越冬的口粮,任由它们在枝头欢快地啄食。彼时,我懵懂地明白,真正的甜美或在于分享。

此刻,护城河的薄雾已渐渐散去,伸出院墙的柿子依然被点亮着。我的思绪从远方归来,乡愁也从老家院子柿子树枝头悄悄落下,在这河畔,结出一串小小的温暖!

沾着几星新鲜的泥点。不远处,几个半大的小子,已经靠在谷堆上睡着了,嘴角还挂着憨憨的笑。他们身旁,是自家新打下的稻谷,堆成了小小的金山,在汽灯的光里,每一粒都泛着湿润柔和的光泽。谷物的暖香,混着泥土的腥气,还有台上飘来的淡淡脂粉味,在这秋夜里酿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独属于故乡的气息。

忽然就想起范石湖的诗句来:“新筑场泥镜面平,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虽不是连枷声声,但这戏台上的锣鼓铿锵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轻雷”呢?它们响着、庆贺着,慰藉着这一年的辛劳。春耕夏

褪色蓝衫的老生,颤巍巍地迈着方步,啾啾呀呀地唱着。他的声音算不得洪亮,甚至有些沙哑,像是被岁月磨糙了的砂纸。但台下的老人却听得入神,眯着眼,嘴唇微微翕动,仿佛在跟着默念那早已烂熟于心的戏文。那唱腔,高亢处如云雀钻天,低回时又如秋虫呢喃,丝丝缕缕,都缠着这土地的味道。

我的目光,却更多地流连在台下。看身旁的李老伯,他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掌,正随着板眼轻轻在膝上叩着。白日里,就是这双手,握着镰刀在金黄的稻浪里起伏,又快又稳;而现在,这手却在音乐的韵律里,找到了另一种节奏,一种属于休憩与享受的安宁。他的脚边,还

